出曜經/卷二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二十五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惡行品第二十九

諸惡莫作，　諸善奉行，　自淨其意，

是諸佛教。

諸惡莫作者，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，不以脩惡而得至道，皆習於善自致道跡，是故說曰，諸惡莫作也。諸善奉行者，彼修行人普脩眾善，唯自瓔珞具足眾德，見惡則避恒脩其善，所謂善者，止觀妙藥燒滅亂想。是故說曰，諸善奉行。自淨其意者，心為行本招致罪根，百八重根難解之結纏裹其心，欲怒癡盛憍慢慳嫉種諸塵垢，有此病者則心不淨，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，如是不息便成道根，是故說曰，自淨其意也。是諸佛教者，如來演教禁戒不同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，佛出世間甚不可遇，猶如優曇鉢花億千萬劫時時乃有；是故如來遺誡教化，聖聖相承以至今日，禁誡不可不脩，惠施不可不行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，皆由禁誡惠施所致也。是故說曰，是諸佛教。

惠施獲福報，　不藏恚怒懷，

以善滅其惡，　欲怒癡無餘。

昔日大目揵連同產弟，饒財多寶七珍具足，金銀珍寶、車璩馬瑙、真珠虎珀，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。是時，目連往到弟家而告弟曰：「聞卿慳嫉不好惠施。佛常演說，夫人惠施獲報無數。卿今施者得福無量。」弟聞兄教開藏惠施，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。未經旬日財寶竭盡，故藏悉空新藏無報，甚至懊惱向兄說曰：「前見告勑施獲大報，不

敢違教竭藏惠施，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；然財寶貨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，將無為兄所疑誤乎？」目連告曰：「止止族姓子！莫陳此語。無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麤言。若使福德當有形者，虛空境界所不容受，吾今權且示汝微報，若欲見者隨從我來。」爾時目連以神足力，手接其弟至於六天。彼有宮殿七寶合成，前後浴池香風遠布，庫藏盈溢不可稱計，玉女營從數千萬眾，純女無男亦無夫主。弟白目連：「是何宮殿巍巍乃爾？不見有男，純是女人。」目連告弟：「汝今往問，自當知之。」即往問之：「天女當知！我有所問願見發遣。」天女問曰：「有何狐疑而欲見問？」其人報曰：「是何宮殿七寶合成，巍巍堂堂懸處虛空？誰有斯德於中受福？願解我疑永無猶豫。」天女報曰：「汝不知乎？我等在此積有年歲，食福自然無復是過，欲知我夫主者，施在心懷今當與說。閻浮利內迦比國界釋迦文佛神力弟子，名曰目連，彼有賢者弟大富長者，好憙惠施周窮濟乏，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，與我等作夫主，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。」其人聞憙善心生焉，還至兄所具白其情。目連告曰：「云何族姓子？夫人惠施當有報耶？為無報耶？」弟懷慚愧頭面懺悔，還至世間廣施不倦。是故說曰，惠施獲福報。不藏恚怒懷者，夫人懷毒藏匿在內，伺人之惡惱人之善，如斯之類不可與親；如灰覆火，目雖不覩，蹈則燒脚，身無防備唐突禁戒，當時意勇不覺傷損。人之傷害自古有之，或先懷嫌，或卒興怒，卒興怒者猶尚可恕，先懷嫌者斯意難親。所以然者？夫人陰謀必有傷剋，群愚相逐遂致惡災，外揚不密內共情通，共相稱譽成惡朋友，事與願違遂致喪沒，家屬財產斯皆入官，人所憎嫉惡聞其聲。是故說曰，不藏恚怒懷也。以善滅其惡，欲怒癡無餘者，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，乘此道品，猶四瀆水斷流而無所畏難，滅渡諸惡部使不復生，有災吐毒欲怒癡生，拔三根栽種其三業，仰脩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？是故說曰，以善滅其惡，欲怒癡無餘也。

隻行勿逐愚，　　欲群當逐智，

智者滅其惡，　　如鶴擇乳飲。

隻行勿逐愚者，所謂隻行者，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，思惟善本繫念在前，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，莫與惡知識從事，是故說曰，隻行勿逐愚也。欲群當逐智者，世多有人慕及上賢，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邃，堪說道教不壞疲勞，是故說曰，欲群當逐智也。智者滅其惡者，智慧之人明古達今，出言所說必有所濟，晝夜孜孜思惟道術，承受明智所吐言教，以善功德消滅眾惡，是故說曰，智者滅其惡也。如鶴擇乳飲者，如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長，展轉相生其數無限，養鶴之法，以水和乳乃得食之，鶴之常法當食之時，鼻孔出氣吹水兩闢純食其乳，鳥之頑鹵由能分別去水食乳。今之比丘能不爾乎？當

選其善蠲除其惡，如彼鳥鶴深知好惡也。是故說曰，如鶴擇乳飲也。

觀世若干變，　　知法起滅跡，

賢聖不樂世，　　愚者不處賢。

觀世若干變者，所謂世者世有三品：一者器世，二者陰世，三者眾生世。此三世者貯病之牢室，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，內者四百四病同時俱作，外者含毒之類，蚖蛇百足蝮蠍虎狼所見噬螫，眾變若干其事不同，水火盜賊怨讎之類竊來傷害。是故說曰，觀世若干變也。知法起滅跡，知跡起滅其事有二：一者結跡，二者陰跡。能滅其事乃應無為，是故名曰，知法起滅跡。賢聖不樂世，愚者不處賢者，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，鶴飛則高不樂丘塚，猩猩好淨不處廁溷，賢聖之人亦復如是，不處群俗與共同光；愚者好惡不處賢眾。是故說曰，賢聖不樂世，愚者不處賢也。

解知念待味，　　思惟休息義，

無熱無飢想，　　當服於法味。

解知念待味者，經歷無數生死已來，未曾得此念待之味，世多甘美珠勝之味，苷蔗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稱數，晝夜享之無有厭足；然不從此得至無為，念待味者未曾經口，設當一遇永無飢渴，其餘味者展轉生死墜墮三塗，欲求出期實為難矣。是故說曰，解知念待味也。思惟休息義者，彼脩行人專精一已思惟禪定，心所念法終不錯亂，從初至竟不識其緒，是故說曰，思惟休息義也。無熱無飢想者，貪欲是熱、瞋恚是熱、愚癡是熱、飢渴是熱，能斷此飢渴熱者，其事甚難；正使飲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，未始見也。欲除其渴永使不生，唯有八解澄淨之味，乃得消此眾渴之本。是故說曰，無熱無渴想。當服於法味者，所謂法味，眾施法施勝，眾味法味勝，得此味者法身不離苦本，斷諸世俗飢渴之患，人欲修學求其解脫，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，安坐無為？不自慇懃欲求得道跡者甚為難矣。是故說曰，當服於法味也。

人不損其心，　　亦不毀其意，

以善永滅惡，　　不憂墮惡道。

人不損其心，亦不毀其意者，人初立行先習善法，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，其意勇者聞輒信解，意狐疑者不達於法，此人必當經歷生死，億佛超過不蒙得度。設損其心不毀其意，欲得至道取之甚易。人欲脩學專意乃獲，如匹夫聞彼有法，中路多難無由經過，一意念彼形意以達。何以故知？如彼得通之人，心念形以隨，是故說曰，人不損其心，亦不毀其意也。以善永滅惡，不憂墮惡道者，夫人習行敦崇道業，世俗見根而現在前，雖有善根，斯是世俗有漏之行，不興想著求於上及，斯人終不憂墮惡趣。是故說曰，以善永滅惡，不憂墮惡道也。

人欲練其神，　　要當數修琢，

智者易彫飾，　　乃名世之雄，

能親近彼者，　　安隱無憂惱。

人欲練其神，要當數修琢者，舊學之人外虛內實，或有潛隱山藪，或有佯狂遊世，行雖不同所濟等一，此不取形器，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，行人權現千轉百化，要設方便導引眾生至百練室；所謂室者，泥洹虛寂無為城是。是故說曰，人欲練其神，要當數彫琢也。智者易彫飾，乃名世之雄者，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，必欲所度得四辯才，義辯法辯辭辯應辯，義辯法辯者此二攝內法，辭辯應辯者此二攝外法。是故說曰，智者易彫飾，乃名世之雄也。能親近彼者，安隱無憂惱者，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返，皆執威儀不失其節，猶如眾花競敷香氣遠布；履行之人亦復如是，戒聞施德諸總持門定意不散者，能親近此無所違失，便能成就無漏聖行。是故說曰，能親近彼者，安隱無憂惱。

永息無過者，　　柔和不卒暴，

吹棄諸惡法，　　如風落其葉。

永息無過者，柔和不卒暴者，諸根具足無所流溢，所說專正言不卒暴，威儀禮節無所漏失，如斯之人，無有儔匹亦無過者，是故說曰，永息無過者，柔和不卒暴也。吹棄諸惡法，如風去其葉者，行人執意鏗然不動，執信堅固毫釐不犯，去諸惡法日進其善，晝夜挍飾不令有塵，如鐵生垢瑩治乃明，人心重垢須慧乃照，是故說曰：吹棄諸惡法，如風去其葉也。

無故畏彼人，　　謗毀清淨者，

尋惡獲其力，　　煙雲風所吹。

無故畏彼人，謗毀清淨者，人之脩學除穢為上，行人除垢唯修清淨，功德充滿何懼不達，心無慳嫉者，崇其道根豁然自寤，斯由通達了深要故。清淨之人無有結使，愚者謗毀謂為不淨，謗毀聖者受無擇罪。斯由福報積行所致。是故說曰，無故畏彼人，謗毀清淨者也。尋惡獲其力，煙雲風所吹者，世人執迷以惡為妙，由是殃禍漸入泰山，造地獄餓鬼雜畜生之罪，是故說曰，尋惡獲其力，煙雲風所吹也。

人之為行，　　各各自知，　　善之為善，

惡之為惡。

人之為行，各各自知者，人之修行志趣若干，惡者自知惡、善者自知善，雖為善惡不自知者受報一倍，善者受福無窮，惡者受罪一倍，淨者受淨行，不淨者受不淨行；臨終之時善惡然別，若神來迎，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不錯亂，衣被服飾自然著體，天女圍遶共相娛樂，還自見光所照無礙。積惡之人臨死之日神識倒錯，但見大火劍戟，見蹲鴟野狐羅剎妖魅虎狼惡獸，復見刀山劍樹荊棘坑坎惡鬼圍遶。是故說曰，善之為善，惡之為惡也。

人之為惡，　　後自受報，　　已不為惡，

後無所憂。

人之為惡，後自受報者，夫人為惡自招禍患，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；自不為惡後不受報，如此之人，生則遇聖當受其福，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，意自清潔不累於人，自行清淨自受其報。是故說曰，人之為惡，後自受報，已不為惡，後無所憂也。

達己淨不淨，　　何慮他人淨？

愚者不自練，　　如鐵鑽純鋼。

達己淨不淨，何慮他人淨者，己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，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？是故說曰，達己淨不淨，何慮他人淨也。愚者不自練，如鐵鑽純鋼者，愚人所習終日不窮，一日所造墜墮永劫，雖遇賢聖不蒙濟度，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。是故說曰，愚者不自練，如鐵鑽純鋼也。

若眼見非邪，　　黠人求方便，

智者善壽世，　　亦不為眾惡。

若眼見非邪者，夫人習行專精為惡，若眼見色不起眼識，若好若醜意悉平等，設見好色不興染著，設見惡色亦不懷慼，是故說曰，若眼見非邪。黠人求方便者，見彼眼色知為非真，為磨滅法遷轉不住，生者有盡常者亦滅，愚者翫習智者所嗤，是故說曰，黠人求方便也。智者善壽世，亦不為眾惡者，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，防惡於無形，養福於自然，執行不累於世，言教不損於形質；在世周旋，未幾彼壽，見短如有恥，見長不自稱，在世訖其壽，終不為惡行。是故說曰，智者善壽世，不為眾惡也。

商人在路懼，　　伴少而貨多，

經過嶮難處，　　然有折軸憂。

商人在路懼，伴少而貨多者，昔有眾賈商人冒涉途路，經過曠野嶮難之中，路多盜賊無由自免，所齎財寶無有資糧，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，行人既少財寶極多，心懷恐懼神識熾然。有一黠者告其同伴：「勿生恐懼，吾當設計得免此難。」眾人意正便得無他。是故說曰，商人在路懼，伴少而貨多也。經過嶮難處，然有折軸憂者，道路嶮難不遇良伴，捨其大道隨其細徑，不達所至中遇車壞，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。是以世尊借此為喻，欲使後生深識罪福，受化者無毫釐之礙，演教者不捐其功。是故說曰，經過嶮難處，然有折軸憂。

有身無瘡痏，　　不為毒所害，

毒無奈瘡何，　　無惡無所造。

猶如調達在羅閱城，興謀害心，後事彰露舉國聞知，時王阿闍世語調達曰：「汝宜出國，

不須住此，十六大國莫不聞知。云何此有調達造作眾惡，起傷害心向於如來？」調達聞已內懷憂慼，心不自寧便還本國，宿怨不盡為恚結所纏，唐突菩薩宮內，語瞿夷曰：「我今取汝拜為第一夫人，不審聖女為可爾不？」瞿夷聞之語調達曰：「前汝右手吾欲把之。」調達尋舒手使把，扼腕骨碎五指血出，當時迷悶良久乃穌。瞿夷語曰：「除悉達力，更無有人出我上者，設當與汝相把持者，身體碎爛劇於塵霧，猶如力人指壞千樹，隨意碎之有何難乎？」是時調達，轉進入宮殿坐菩薩床，宮人見之悉共嫌恨，即前競捉擲于床下，即傷左臗不堪行來，家人輦輿還歸本舍。諸釋皆嫌皆來告語：「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懺悔。」調達聞之私設巧詐，密作鐵爪害毒塗之，外形柔和內懷瞋恚。爾時調達憶佛所說：「瞿曇沙門恒陳此言：『有身無瘡痏，不為毒所害，毒無奈瘡何，無惡無所造。』我今當往佯如懺悔，以爪摑壞其脚，毒氣流溢自當取死。」諸人輦輿往詣世尊，去世尊三七仞，語左右人：「下我在地，吾欲步往。」尋下在地。尋時地中勇火沸出，纏裹其身將入地獄。是故說曰，有身無瘡痏，不為毒所害，毒無奈瘡何也。

多有行眾惡，　　必為身作累，

施善布恩德，　　此事甚為難。

多有行眾惡，必為身作累者，世多有人布惡自侵不合聖諦，屠割魚獵養猪畜雞，張施懸弶以捕群鹿，為賊殺賊縛就獄卒，真陀羅種絃索飛綸，如是惡行眾生不可稱說，如斯之類必為身作患，死入地獄受痛難量，是故說曰，多有行眾惡，必為身作累也。施善布恩德，此事甚為難者，人能自察前世後世善惡報應，廣施周窮，侵肌之貸，以施於人，此事甚難。是故說曰，施善布恩德，此事甚為難也。

善哉修善者，　　善哉為甚惡，

惡惡自為易，　　惡人為善難。

善哉脩善者，善人脩善行應自然，為惡之徒不可親近，為善之人諸佛衛護，諸天世人所可愛敬，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，是故說曰，善哉脩善者。善哉為甚惡者，人之為惡日增無損，猶如蔓草不種自滋，正使鏟其地淨故處，猶生不息，是故說曰，善哉為甚惡也。惡惡自為易，惡人為善難者，猶如真陀羅種，恒擔死人捐棄塚間，心恒喜歡無所畏忌，心倍歡喜以自娛樂；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杻械，晝夜行惡自謂為尊。賢聖之人觀此眾變以為大患，應死之人將詣都市，舉足下足以近死地，三界酸楚何可貪慕？是故說曰，惡惡

自為易，惡人為善難也。

愚者自謂正，　　猶惡未成熟，

惡以成熟滿，　　諸苦亦復熟。

愚者自謂正，猶惡未成熟者，愚人自念所行專正，餘者所作皆為非法，見行善者共憎嫉之，罪根以具癡心純熟，然後乃知我所作非。今我造惡非父母為，亦非兄弟宗親所造，分受其罪悔無所及，非天非鬼非沙門梵志之所造，我今自知罪之根本，上不怨天下不尤地，甘心受罪知復奈何。是故說曰，愚者自謂正，猶惡未成熟也。惡以成熟滿，諸苦亦復受者，積罪之人入獄受報，十三種焰纏裹其身，死而復穌求死不得，要償故罪以盡無餘，然後乃出；若在畜生，愚癡所蔽不識真道，領腫脊壞穿鼻羈頭枷鎖手脚；若生餓鬼，晝夜飢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鍼，身長四十里，一寸千隔；若在人中，貧賤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。是故說曰，惡以成熟滿，諸苦亦復熟也。

賢者見於惡，　　不為惡所熟，

如惡以不熟，　　惡者觀其惡。

賢者見於惡，不為惡所熟者，彼執行人見其行惡隨時訶諫，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，於三惡道造罪根本，是故說曰，賢者見於惡，不為惡所熟也。如惡以不熟，惡者觀其惡者，如人作惡後尋懷悔：「咄我所作，將非其宜，人之所嫉，我今習之，將非是我執意誤乎？自今改悔，觀惡穢污。」是故說曰，如惡以不熟，惡者觀其惡也。

賢者觀其惡，　　乃至賢不熟，

設以賢熟者，　　賢賢自相觀。

賢者觀其惡，乃至賢不熟者，賢人守戒眾德具足，多聞辯慧言無缺漏，出言柔和常行真誠，行四等心慈愍一切，見小過隙便懷恐懼，況當造無擇之罪？是故說曰，賢者觀其惡，乃至賢不熟也。設以賢熟者，賢賢自相觀者，賢者自察自觀性行：「我今所致供養者，皆由前身積學所致，宿不種福布恩施德，今日何緣得此福報？今不謹慎重行其德者，後更受形無福可憑，復當流浪經歷生死，方便積行久乃成就，其間艱難非度所知非算所籌，

過佛恒沙不覩不聞，由行自墜至今不度。」是故說曰，設以賢熟者，賢賢自相觀也。

人雖為惡行，　　亦不數數作，

於彼意不樂，　　知惡之為苦。

人雖為惡行，亦不數數作者，人為惡行當自改更，備受三塗八難之苦，於中求出亦甚難得。是故智者，制以禁法防以未然，設受其報猶輕，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，斯由悔過知罪根本；若作畜生負擔不重，食以隨時不加苦痛；若為餓鬼，鬼有四種，生作豪尊餓鬼，衣食自然；若處人間，豪富大族無所渴乏；若生於天，微福之報，食以覆口自恥福少。是故說曰，人雖為惡行，亦不數數作也。於彼意不樂，知惡之為苦者，學人見惡意不願樂，自攝其意不使分散，罪雖微細報如泰山，猛火雖小焚燒山野，是以智者常當防慮，知惡根源眾苦之首。是故說曰，於彼意不樂，知惡之為苦也。

人能作其福，　　亦當數數造，

於彼意願樂，　　善受其福報。

人能作其福，亦當數數造者，人生一世所以致貧窮者，皆由前身慳結所誤。是以聖人觸類所說，先以施惠為首，雖復貧窮，要當少多減損以補曩愆，雖無財貨當自役己出力作使，脩補神祠佐助眾事，不使日夜闕其福業，彈指之頃念善亦是，況復躬自行功德乎？是故說曰，人能作其福，亦當數數造也。於彼意願樂，善受其福報者，人之脩福多所潤及，見行善者代其歡喜，輒自出財勸助為福，見身獲祐善名流布，見者心歡靡不致敬，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閑處，是故說曰，於彼意願樂，善受其福報。

先當制善心，　　攝持惡根本，

由是興福業，　　心由樂於惡。

先當制善心，攝持惡根本者，善心具足勿令分散，執意在前如擎油鉢，戰戰競競如避劫燒，當以無常苦空非身，除心穢垢沐浴使淨，是故說曰，當先制善心，攝持惡根本也。由是興福業，心由樂於惡者，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糧者，命終燒身之患，日夜為惡不能自改，是故說曰，由是興福業，心由樂於惡也。

為惡雖復少，　　後世受苦深，

當獲無邊報，　　如毒在心腹。

為惡雖復少，後世受苦深者，人意不固所行無記，少多為罪或覺不覺，要當受報不免其對，無慚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，是故說曰，為惡雖復少，後世受苦深也。當獲無邊報，如毒在心腹者，少多有隙塵垢染意，便當受於無邊之罪，或觸嬈人使興惡行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，或離別眷屬鬪亂家室，如此之苦眾惱無數。是故說曰，當獲無邊報，如毒在心腹也。

為福雖少，　　後受大福，　　當獲大報，

如種獲實。

為福雖少，後受大福者，人之為福唯存在心，不在財物有多有少，設施物多內心恪惜，後獲其福亦不足言；施物雖少心意普等，廣及一切不自為己，後獲其福不可稱限。是故說曰，為福雖少，後受大福也。當獲大報，如種獲實者，後受天人自然之福，顏色從容，恒處中國不在邊境，言從語用不傷人意，饒財多寶不懷憎嫉，在家脩德宗族和穆，設當出家捐棄恩愛，剃除鬚髮著三法衣，苦形學道除榮冀心，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，眾德普備功福具滿，猶如田夫多種獲報，倉庫盈滿意志歡喜，內自慶賀功不唐舉。是故說曰，當獲大報，如種獲實也。

無過而強輕，　　無恚而強侵，

當於十品處，　　便當趣於彼。

無過而強輕，無恚而強侵者，如彼有人無有恚嫉憍慢之心，然愚騃之人，興意向彼起謀害心，諸佛世尊慈愍一切，見有哀苦拔濟其難，興念生類如母愛子。是故說曰，無過而強輕，無恚而強侵也。當於十品處，便當趣於彼者，所謂十品者，一名無救，二名焰，三名大焰，四名黑繩，五名啼哭，六名大啼哭，七名等害，八名等命，九者畜生，十者餓鬼。其有眾生惡心熾盛，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。是故說曰，當於十品處，便當趣於彼也。

痛痒語麤獷，　　此形必壞敗，

眾病所酷切，　　心亂而不定，

宗族別離散，　　財貨費耗盡，

王者所劫略，　　所願不從意，

或復無數變，　　為火所焚燒，

身壞無智慧，　　亦趣於十品。

此上諸偈，盡是如來神口所說，調達愚教阿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來。是時，世尊尋向彼象而說斯偈。

作惡勿言無，　　久作言無罪，

屏猥言無罪，　　斯皆有證驗。

夫人作惡事有輕重，意盛不捨不能去離不求出要，藏隱自匿，亦復不能向人陳說；是以世尊教誨後人，新作舊造下至屏猥之處，善惡冥報不可藏匿。是故說曰，作惡勿言無，久作言無罪也。屏猥言無罪，斯皆有證驗者，人欲設意在屏猥處造諸罪根，當時雖可免萌類謗，然復不免後世報對。是故說曰，屏猥言無罪，斯皆有證驗也。

作惡言有憂，　　久作亦言憂，

屏猥亦言憂，　　彼報亦有憂。

人之造惡初意赫熾不自覺知，當時心勇謂為應爾。爾時世尊便引其喻，如日初沒之際，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，今此群惑之徒執迷亦爾，造身口行不善之本，臨終之日諸惡重陰，各各自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。是故說曰，作惡言有憂，久作亦言憂，屏猥亦言憂，彼報亦有憂也。

此憂彼亦憂，　　惡行二俱憂，

彼憂彼受報，　　見行乃知審。

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，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，所謂此憂，不死不命終，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，是故說曰，此憂彼亦憂也。惡行二俱憂者，彼憂彼受報，見行乃知審。

此喜彼亦喜，　　福行二俱喜，

彼喜彼受報，　　見行自清淨。

昔琉璃王興兵，攻伐迦維羅竭國，摧破人民擒獲七千，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，使暴象蹋蹈殺之。略說其義。佛告比丘：「拘薩羅王現無反復，違聖叛真，興無擇罪，斯等之類却後七日自當受報。拘薩羅國，王種當絕，無復繼嗣，無擇地獄火焰當出，纏裹王身及諸侍從，悉入無擇地獄之中。」琉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，宮人婇女出城避災，尋詣恒水張帆乘船謂為免難。時，阿鼻地獄火焰來接及諸群眾，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。琉璃王先未避災之時，來至舍衛城內，遙聞作倡伎樂歌舞戲笑五樂自娛，王問左右：「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徹於此？」諸臣白曰：「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聲。」王尋遣信速喚使來。「我今征伐與賊戰鬪憂慮國事，祇頭今日方更歡樂，以五樂自娛，設我戰鬪不如賊者，此人必望得王尊位。」祇頭太子聞王召喚，尋出奉迎。王告太子：「吾與賊戰心憂萬國，汝今方更五樂自娛。」即拔利劍斬而捨去。祇頭捨身即生天上，內宮妓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，天上婇女前後圍遶，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。爾時世尊以天眼，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，在大眾中而說斯偈：

「此喜彼亦喜，　　福行二俱喜，

彼喜彼受報，　　見行自清淨。」

爾時世尊，復與琉璃王而說斯偈：

「此煮彼亦煮，　　罪行二俱煮，

彼煮彼受罪，　　見行自有驗。」

爾時世尊，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，拷掠榜笞五毒酸楚，是故世尊而說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惡，　　皆由宿行法，

終不畏死徑，　　如船截流渡。」

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，為菩薩身，號曰一切施，為婆羅門故，自縛詣闕。敵國王曰：「汝今畏吾？」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惡，　　皆由宿行法，

終不畏死徑，　　如船截流渡。」

昔有噉人鬼，在人中作王，恒食人肉以為厨宰，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，二十一人以為常則，九十九王白羅剎王曰：「隣國有王名曰善宿，好行施惠脩菩薩德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，大王設能擒獲彼者，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。」爾時羅剎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，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。有一梵志，辭家外學，夫梵志之法，臨辭去時白父母言：「我今離家追伴學問，計還之日且未有期，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。」其人學問以得成就，來至家中，但見空屋不見人眾，即問隣比：「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？」隣比報曰：「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，為王所繫今在牢獄，欲往看者宜知是時。」其人自念：「家窮事狹無有財寶，設我詣獄親覲父母，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，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，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。」其人復念：「隣國有王號善宿，脩行道德施心不絕，當往至彼至誠告情，必不見違，足償王物。」尋往至彼隨王乞索。王言：「大佳！當相供給，須吾沐浴訖當惠施，小停勿憂不負言信。」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，王尋還顧悲慼涕零，鬼王問曰：「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，雖遭厄困何為悲慼？」王報鬼曰：「我生惠施未曾有悔，向有梵志在外乞索，許而未與，是以憂慼耳。」鬼王白王：「王守誠信由來不改，如今放王施訖時還。」乃知王心不失誠信，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，尋還就信詣鬼王所。鬼王告曰：「汝不畏吾乎？何為受死而來？」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，而說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惡，　　皆由宿行法，

終不畏死徑，　　如船截流渡。」

鬼王聞之內懷慚愧，改心易行思脩善本，即告善宿王曰：「今聞所說人中難有，今放九十九王。我捨此位，願王統領以法治化，我領鬼眾還歸本居住，若俱健者自當數覲。」即共離別各還所在。萬民稱慶國界清泰，共行十善不脩惡業，善宿積行不息，後得成佛於樹王下，復說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惡，　　皆由宿行法，

終不畏死徑，　　如船截流渡。」

(惡行品第二十九竟)

出曜經卷第二十五